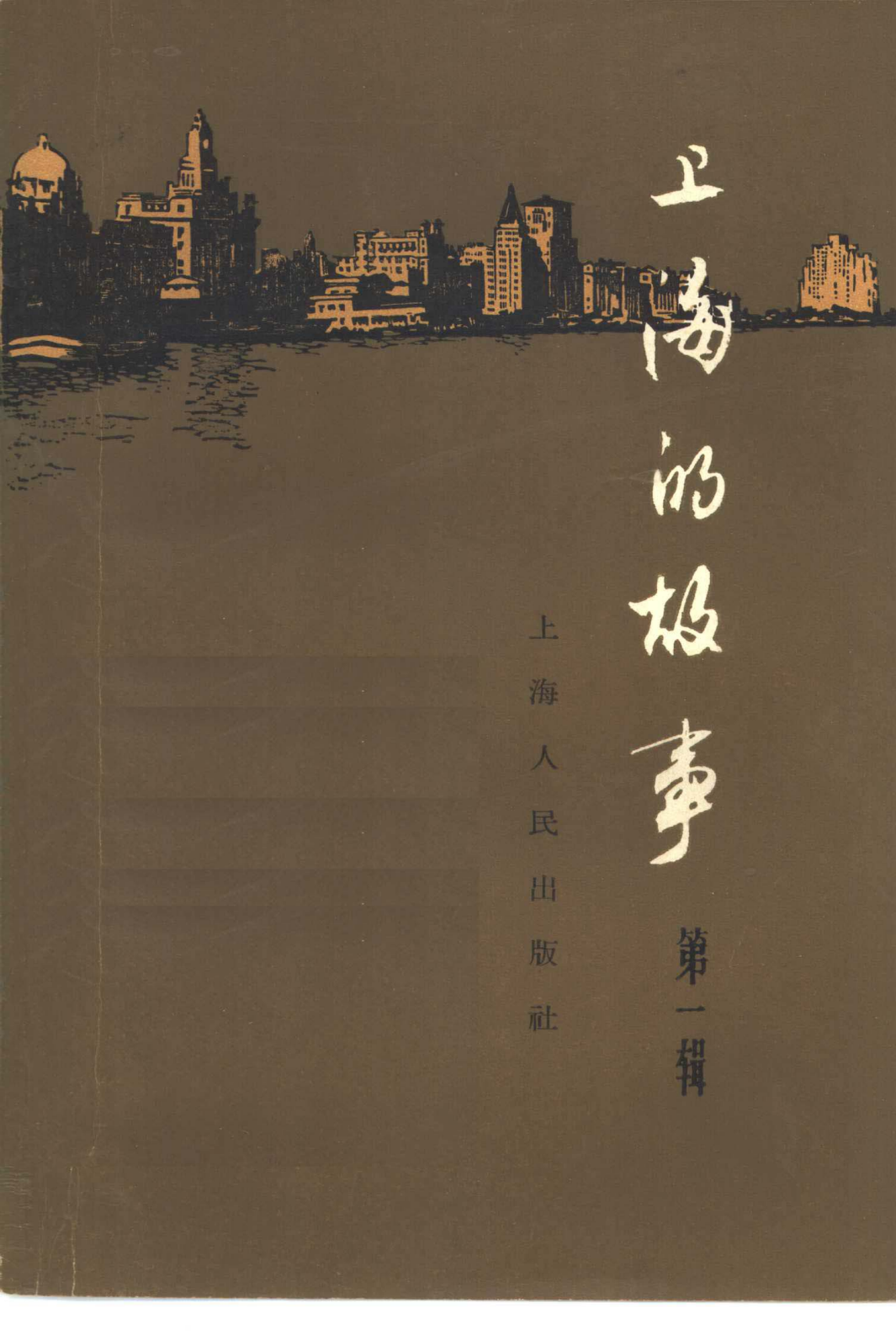




上海的故事

第一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的故事

第一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的故事

(原书名上海經濟史話)

第一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5/8 插页 7 字数 50,000

1963年11月第1版 1966年1月第4次印刷 印数 97,001—137,000

統一书号：4074·357 定价：(六) 0.32 元

封面設計：范一辛

編 者 的 話

上海,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設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記过去。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劳动人民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剝削,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过去被反动統治者踩在脚底下的劳动人民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彻底胜利,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还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教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我們編輯出版《上海的故事》这套书,就是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教育。解放前,上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經

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缩影。这套书中所收集的一些文章，虽然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或回忆，但它们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证，是对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控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有助于在新社会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什么是剥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有助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忆苦思甜，温故知新；从而进一步激发起人们的阶级感情，使人们更加憎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

这套书原名《上海经济史话》，我们根据读者的意见，改用现名，今后的内容将不限于经济方面。我们在这套书的组稿和编辑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关怀和大力支持。谨此表示感谢。书中如有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提出意见。

目 录

帝国主义攫取上海海关始末 ·····	高云昇(1)
外滩——帝国主义銀行的集中地 ·····	程 起(19)
外白渡桥的故事 ·····	吳靜山(25)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 ·····	吳靜山(33)
哈同与哈同花园 ·····	房 祥(42)
蹠脚沙逊·····	謝 夫(49)
逸园跑狗场·····	房 祥(62)
美帝狡計夺“上电” ·····	杨 宣(71)

帝国主义攫取上海海关始末

高云昇

在大厦林立、綠茵如画的上海外滩，可以看到一座高高聳立在一幢大楼上的大钟。这座钟就是海关大钟，这幢大楼就是上海海关大楼。

这座海关大楼于一九二五年奠定基石，到一九二七年建造完成，造价共四百三十余万两銀子。

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这里也是上海海关，不过名字叫做“江海北关”。江海北关在一八四六年时是一座中国衙门式的建筑，看起来很象一座大庙。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改西洋式，到一八九三年造成，形式很象一座教堂。它的四周有鉄栏杆围着，一进门的南北两面都有石級，石級前面各蹲着一只石獅子。那时屋頂上也装了一座大钟，不过比现在的大钟要小一些。房子的大门上有一块横匾，写着“江海北关”四个大字。

海关是祖国大门的钥匙，它是征收关税和执行国家有关进出国境法令的行政管理机关。但是，在解放以前的百余年中，这把钥匙却一直落在帝国主义的手里。帝国主义通过海关，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和掠夺。海关大楼成

了帝国主义策划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重要活动场所。

早期的海关

上海在公元十一世紀就从荒滩变成了集镇，日本等国的船只已来此进行贸易。在十二世紀三十到七十年代的南宋时代，这里設有一个带有海关性质的机构，叫“提举市舶司”，办理对外贸易的征税工作。明末清初，实施海禁，上海的国际贸易不能开展。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正式开放海禁后，航海贸易很快有了发展，当时黄浦江中帆樯林立，十六鋪已成鬧市，十六鋪到董家渡一带，商鋪櫛比，这说明上海已經形成一个港口了。清政府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就决定在上海县設立海关，专门稽征进出国境的船舶和貨物的稅款，并指派苏松太兵备道負責海关行政，称为“海关道”。这就是最早的上海海关。

此后，上海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关税收入也逐渐增加。一六九〇年繳給清廷的关税为二万三千余两銀子，一七三五年为六万二千两，到一七六四年就已达到七万七千五百余两。当时实行的关税稅則是一种划一关税，将貨物分为布匹、食品、器皿及雜貨等四类予以征課。清政府在稅率上、关税行政上都有完全的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的主权，它維護本国的經濟利益，抵制損害本国經濟发展的貿易，这是世界一切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力。中国的这种关税自主权，对当时企图鯨吞中国市场、掠夺

中国财富的英国侵略者說来，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他们就处心积虑地企图侵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为他们扩大经济侵略铺平道路。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侵占中国市场的主要组织“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写道：“出入口关税，应由中、英政府协议厘订，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并說：“如需要用武力来争取这些条款，我们想英国人民，欧洲各国不会反对，……。”

从这封信看来，即使沒有一八三九年林则徐的严禁鸦片，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战争也是不能避免的了。在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中，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这在战争结束以后完全实现了。

套上了枷鎖

一八四二年，根据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被开为通商口岸。条约的第十款规定：英国商民“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项规定，把中国关税税率的自主权就轻易地剥夺了。

事后根据这个条款，英国全权公使亨利·璞鼎查指派了罗伯聃来和清政府“议订”关税税率。双方各提出了一个税率表，但是，清政府的税率表并没有被英国代表所接受，谈判的结果是清政府完全接受了罗伯聃以“值百抽五”为基础所提出的税率，而且对货物在内地转运的税率也作了片面的规定。这个“协定税率”大大有利于英国侵略者的经济扩张，连璞鼎查

自己也承认这“对于进口商，竟比商人們本身所敢于提出的，还要更加有利一些。”

英帝国主义在《南京条約》中不仅胁迫清政府接受“协定关税”，而且还伸出魔爪侵犯中国的海关行政权。条約的第二款中这样写道：“……且大英国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处城邑，专理商賈事宜，与各該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

这条规定，就給予上海的英国領事有干預上海海关之权。船舶在进口时，一切船舶証件、提单、艙口单并不直接交給上海海关查驗，而是交英国領事館收执，再由英国領事通知上海海关收稅。英国船舶凭海关盖有“海关道”大印的文件向本国領事館領回船舶証件，然后出口。这样，上海海关的行政权就不是完全独立的了。

美帝国主义在《南京条約》簽訂后，马上派全权公使顾盛率領舰队来威胁清政府。清政府害怕了，就于一八四四年簽訂了《望厦条約》，把关税自主权同样拱手送給了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虽然在稅率上和納稅手續上控制了海关，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但海关内部的一套行政机构和人員表面上还算控制在清政府手里。当时，上海海关的关址就在现在十六鋪地段的外马路和环城马路之間。为了防止船舶走私，海关道宮慕久就在洋涇浜北（现在的延安东路外滩以北）造平房三間，設立盘驗所一处，专门对进出口的外商船舶进行检查。

帝国主义的貪欲是永远不会滿足的，他們觉得海关这个

机构仍旧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对掠夺、倾销、走私等等很不方便;而且,他们认识到随着贸易的发展,关税收入将逐渐增加,如果他们能完全控制这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就更便于控制清政府。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想把海关弄到手。

搬进租界

一八四五年,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向当时清政府的海关道宫慕久说:现在已经开辟租界,外国商业区分布在外滩一带,外国商人到县城的海关来缴纳税款、办理手续需要走好几里路,很不方便,希望能把办理进出口税务的海关关署搬到英租界的中心区外滩来。巴富尔还对宫慕久说了一些威胁利诱的话。这样,清政府就于一八四六年在现在海关大楼这一地点设立了一个新海关,专门办理外国船舶的征税事务。

那时,上海海关就在名义上变成了两个。在外马路与环城马路之间的仍称“江海大关”,主要办理国内沿海航线船舶的征税事务,基本上成了一个国内征税机构。这个海关在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时烧毁,一八五五年重建,到一八六〇年又在太平军与清军作战时毁掉,以后就没有再建,征税事宜改在大东门外老白渡救生公局办理。

迁入租界的称“江海北关”,专门办理对欧美、南洋、印度各地商人的征税事务,它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关。“江海北关”和原来的“江海大关”相隔并不很远,如果步行,至多只要

二十分钟。

那末，巴富尔为什么要坚持把关署搬到这里来呢？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一八四七年写的一篇《对中国等国家商务关系专门委员会报告书》中自己招供出来了。他说：“这是为了能够对海关实施监督，以遏止那些肯定有害于我们的一般利益的行为”。

“江海关”那时完全是一座中国衙门式的建筑。有三大进房屋，每进都是五楼五底，第一进左右两边有很多廊屋，第三进两旁也有成排的屋宇。头门外还建有辕门，辕门前竖了两根旗杆。这在当时已是一座很宏伟的屋宇。因为它在原来关署以北，所以称“北关”，又因它在租界以内，有人就称它为“洋关”，也有人称它为“新关”，以与县城外的老关相别。新关建立以后，盘验所也就撤销了。在建了这所关署后三年，青浦发生了一万三千名失业漕船水手反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群众示威斗争。清政府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和镇压进行反帝斗争的中国人民，就将船夫首领在海关前面枷号示众，并将当时的苏松太道撤换。

海关被劫夺了

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县城，攻下了道台衙门，道台吴健彰被捕。吴健彰原是洋行买办，帝国主义认为对他们有用处，因而由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和美国公使马沙里派人向小刀会领袖刘丽川进行了各种欺骗性的交

涉，终于把吳健彰弄进租界，让他住在美国副領事金能亨的家中。

在帝国主义营救吳健彰的同时，他們认为攫夺上海海关的机会到来了。英国以实行“租界中立”、“保障租界安全”、中国政府不能在租界内收税为名，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的海关工作人员撤出。海关关署顿时空无一人。上海人民认为这是清政府的衙门，于九月八日加以捣毁，并从里面搬出了一些枪枝来支援小刀会。这时，英帝国主义又找到了借口，马上派出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斯巴达人号”军舰的士兵来“保护”，把海关直接置于英国的武装看守之下。海关的工作人员既被迫撤出，而海关的房屋又为英国武装人员所看守，这样，整个海关也就被英国劫夺了。

在英国武装占领上海海关的次日，即九月九日，以凶恶著称的英国領事阿利国，一面声称现在上海的海关行政已经停顿，一面出了一个“船舶結关临时规则”的通告，借口帮助维持税收，由領事代表中国官吏收税。他的“理由”是当时港内船舶约有二十六艘，不能因小刀会起义而长期停止贸易。在他所拟的规则里还规定可以暂时不缴现款，而以签具期票作为担保，公然包揽海关事务。美国副領事金能亨不甘落后，也就在当天发出了内容相同的通告。这样，英、美領事就变成了上海海关事务的“代行人”了。

可是，上海海关的关税是清政府江南大营军餉的主要来源，现在海关事务被外国領事一手包揽，关税分文未收，清政府自然着急。吳健彰秉承清廷的意志，就向英国領事交涉，要

收回这座残破的关署，而英国領事坚持不答应。关署在英国海軍士兵的看守下，吳健彰所派的官員連大門也走不进。另外，吳健彰的海关監督官印已經丟掉；沒有官印，就意味着丧失了合法的权力。于是他就請江苏巡撫許乃釗和两江总督怡良奏准咸丰皇帝向常州督糧道商借官印应用。吳健彰虽然失去了关署这幢房子，但总算有了代表海关机构的官印，所以就在一八五三年十月十日发出“关税征收事宜仍按旧例办理”的通告，并即照会英国領事，要求征税。

阿利国收到吳健彰的照会后，当天即予拒絕。他发出复照說：“本領事认为須俟大清官軍收复上海县城，閣下到江海关复职視事之日，本領事始准备与閣下进一步談判征收关税事宜。”阿利国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要清軍仍旧統治上海县城，另一个是要吳健彰到江海北关办公。可是，县城在小刀会手里，江海北关在英国的刺刀之下。看来，关税是收不成了。吳健彰一方面努力爭取收回关署，另一方面又欲向英国領事討回英国商船的欠税。

十月十二日，吳健彰要求英国領事归还十艘英国船只在九月七日以前已結关的稅款四万五千两。阿利国在次日就以拒絕。吳健彰几經交涉沒有結果，最后只好从阿利国所說的两个条件中去打主意，企图重新掌握关署。

水上海关的命运

到底如何能掌握关署呢？吳健彰想出了一个办法——另

行觅定关址。可是，到哪里去另觅关址呢？县城，在小刀会手里；租界，帝国主义又不同意。想来想去，他只好想到黄浦江。黄浦江既是清政府能够管辖的地方，又不包括在租界范围之内，又有外国军舰的庇护，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他设法弄到了两只船，成立了一个水上临时海关。这两只船原是向外国买来的，非常破旧，买来以后改装成为炮艇，并曾用来轰击县城中的小刀会起义军。外国领事发现这两只船停靠在国外船舶之间，就出来干涉说：这种船，特别是其中的一只“羚羊号”储藏着军用品，很不安全；而且清政府的船舶很容易成为小刀会起义军攻击的目标。因此，他们就把它作为最危险的邻居而加以驱逐。吴健彰只得把这两只船移泊到浦东陆家嘴，并在船上悬挂了海关旗帜。十月二十六日吴健彰照会英、美、法等国领事，宣称把这两艘船作为临时海关关址，并预定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办公，正式征收关税。

对这个水上海关，帝国主义的态度怎样呢？在宣告对外办公的次日，即十月二十九日，一艘装满出口货的奥国船“罗伯特号”根本不理睬这个水上临时海关，堂而皇之驶出港口去了。商人为什么这样大胆？只要看一看领事的态 度就知道了。法国代理领事爱棠就在这一天写给吴健彰的复信中说：“……自从海关被中国人自己毁掉之后，任何有关收税权利已归消灭，本领事认为对中国国库不再负有任何纳税的义务。”“本人认为有权准许我国船只自由地进出本港而无须缴纳任何关税。”法国领事是这样，其他各国领事唱的基本上是同一调子。英、葡、荷、普等国领事在答复奥古斯汀洋行、蒲尔洋行、金史

密洋行、魏德卯洋行的信件中都这样說：“……并未接到中国当局关于恢复上海海关的通知，也不知道有这种机构存在。”

他們对停泊在离开領事館沒有多远悬有海关旗帜的两艘船，只当沒有看见一样。十一月二日，英国領事写給吳健彰的一个复照說，英国承认不承认这个水上海关，要等到請示英国駐华全权公使后决定。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复照說：“全权公使认为你方实沒有权利要求征收任何关税。”

美国商人称呼这个水上海关是“随时可能被赶跑的海关”，当然置之不理。但是美国領事在处理这一問題时所使用的手法却显得更阴險。他們兜了一个圈子，先由副領事金能亨在十月二十八日发出承认水上海关的通知，但在十一月一日給奥古斯汀等四家洋行的信中說：“……美国与中国所訂的条約，其中切实載明，中国不得准許其他国家享有任何特殊利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說，其他国家船舶不付稅，美国商人当然也可以不付稅，承认不承认这个水上海关是根本沒有关系的。果然，在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日，他又发了一个通告，干脆就声明：“目前中国当局既准許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本港，不向中国海关报关，也不付稅，則美国船只离港向本領事館呈繳单据时，毋需附呈中国海关的結关单。”

这样，这个水上海关也就沒有收到一文錢，上海成为一个免税的“自由港”，帝国主义的船舶可以任意进出，毋需办理任何手續，黃浦江无形之中成了帝国主义的內河了。这些領事原来公布的一些临时規則以及繳納期票的办法，当然也就用

不上了。

回到陆上来

关税收入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水上海关既然维持不了，吳健彰又决意在租界以外的陆地上設立一个海关。他于一八五四年二月在苏州河北岸設立了一个海关办事处，并且通知英、美、法三国領事說，这个海关将在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开始办公。这是海关的第三次搬家了。

海关設在陆地上，不是随时可以“被赶跑的了”，帝国主义不承认似乎找不到理由。英、美、法三国領事在二月六日的复照中只得在表面上加以承认。但在承认的同时，附加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海关的监督权不論对于締約国或非締約国的任何船只，均应一律生效。

这就是說，吳健彰要首先向其他各国收到关税，他們才承认这个海关的权力。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喉舌《北华捷报》的評論却說得更露骨些：“要付稅就得大家付，如果不付的話，大家也不必付。”报纸恐怕还不够明确，就进一步說明它的立场：“实无充分理由由清政府来征收关税。”

紧随着言論的就是行动。英国的船只第一个自由出入港口，其他各国跟着也不結关、不繳稅，橫豎有話在先，要不付就大家不付。这个海关，虽然設立在租界区之外，虽然得到英、美、法三国領事书面上有条件的“承认”，可是，很少有船到那里去办理結关手續。大部分船舶干脆不开到上海租界附近来，